

□ 12
1326
9



里仁

里仁
1326
9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反知去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

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

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必擇鄉遊

必就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士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遠

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黃氏曰居必擇

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入亂邦不居近而黃氏曰居必擇

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周血保愛以全其生

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數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

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

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



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對蜀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則隱蓋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鞅而必欲得之也。雙

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於不仁，失其本心，久

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

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

○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又約者

為飢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

之溢，出外去故，曰濫。又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

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

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

與豐對舉，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

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

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

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

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

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

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於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

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驕。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

日過於僭，是濫與淫意象。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

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

皆非外物所能奪矣。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

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

而法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

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深謂知者。仁者

之以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

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

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

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彼袷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

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如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峯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遷，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

謂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

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

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

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

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其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

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

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

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尚處

○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峯饒氏曰

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

私心能好惡是出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

當於○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

理

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

所以能好惡也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

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

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

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

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

纔有纖毫私欲便是其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

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

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

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

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

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峯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

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

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

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

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

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

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

者此章及荀子志者心之所志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不欲之類是也朱子曰方志仁時使無惡若間斷不志無為惡之事矣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小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

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奕鬪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誑認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

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

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

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備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

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慶源

曰貧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峯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實。因名字而通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

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

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

下之間而已也。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

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

顛沛如會子易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

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

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齋底工

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雖然。猶是平

居暇日事可勉。而至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

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

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

然若無齋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審

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言

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

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問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也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者勉雲峯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

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不止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

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惡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知過於薄處，即其不替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而仁，不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只說知仁，尹氏知其仁而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知其仁而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也。雙峯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惡，何待。○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綰其過然後知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綰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具祐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更人懷而不欺。當夫孫性，番夫小吏也，私賊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

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如此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

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

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

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又

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死，胡氏曰：夫子但以夕

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

本張子西銘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
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
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
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
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
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
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
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知為聖
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知為聖
人道不可不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
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
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枉了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
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
謂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
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
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窮經亦枉過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

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
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則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峯饒氏
曰人不可不聞道則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峯饒氏
天地間做人既聞道而行方知為順理則不可不聞道
可問如曾子得正而未聞道而既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
須要易善曾元唯而未聞道而既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
至旦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心真得有平日積累之
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貫通者此心真得有平日積累之
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然貫通者此心真得有平日積累之
與禽獸草木同生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也
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

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
耻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事上落底人○問志道如何尚
能無惡志於道及外物來誘則何又遷變了○問志道
理得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工夫也○所以志得無惡志於
則未也無取則非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
體之實也此則非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
觀聽而自慙焉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
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
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心存於義理也
外役以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
聖人以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此理之與欲不能兩立
其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
不取者此意不取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
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焉

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辯而
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
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
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
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
士而識趣早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
必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
二公子築蒲與屈士為退而賦曰狐裘麗音蒙茸以狐
腋為裘貴者之裘也尾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
公蒲屈大都耦國故廢公與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為國仇不忠
無以事君故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
不知於適從

義之從不可先。○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
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
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聲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
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
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
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
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
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
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沉應，有義存焉。處物為
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
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
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
峯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
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
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
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

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
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
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
可亦可不，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
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上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

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謂不善。懷

刑，所以為君子。苟安，謂務得。懷，所以為小人。君子貴乎

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

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
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
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所謂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小人謂大德之君子，未待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德，而未有逐利而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之所得，不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峯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相反者，惡底小人，又似以君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峯胡氏曰：論語則指其小，人對言者，其多他事之著，其所為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謂其與樂天又言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

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

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便宜底人，放於利而行，只是要

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

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假。

依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峯饒氏曰：事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

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

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
讓是禮之實朱子曰只是若王帝文錯固是禮之文而擊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
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護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
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
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
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
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且不紊禮之節文何何以
為國雙峯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廢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諸侯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峯胡氏曰能字亦
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言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
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

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
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
不足其不能為國
意蓋在言外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可

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矣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
人所謂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
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
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立求為可知之心一毫之萌則
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之心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
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心則人將自知之則學蓋可知矣若
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
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
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

之實為患此正為已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唯上所金反

參乎者呼荒故反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

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聲然一理體而泛應曲當

黻用各不同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

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

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是以呼而告之曾子

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而告之曾子

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

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眾理○問未

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

千萬箇理只是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

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

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

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

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

夫已到千條萬緒是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

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

子是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

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

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合做底都

與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慈

資高者流為佛老底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

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舉一物在人舉夫婦為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

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物

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

論語卷之六

其

衆只是一個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一貫。譬則天地之

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之道之體用。形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

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矣。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

不可有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會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

人之易曉也。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不

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

此二字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

足。以言之。緣一貫之說。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

借粗以形容細。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

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

言忠恕。自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

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

形為道體。而形而不者。為粗迹也。神不可專以太虛無

來。而用殊。忠恕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

是這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

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夫。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

箇渾倫真實底流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
假借來說則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
忠恕聖人之忠恕乃是一箇無底忠恕學者是箇道
無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仁
三與誠則說開了極切忠在聖人是誠在聖人有仁
夫與誠則說開了極切忠在聖人是誠在聖人有仁
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
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
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這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
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
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生萬物時。這太極便在萬物中。
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
得謂之是忠。推己之謂恕。推己不到便不得謂之是恕。此是學
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誠無息而萬
物各得其所。忠恕亦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誠
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

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後下一蓋至
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蓋至
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
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道。無少偽。其
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體。忠
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
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
而只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
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
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
同。而只是此理之貫萬殊。則其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之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擇之。雖不言聖人
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用而擇之。用而已亦不

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一本者，指用之於體。謂萬珠之實出於一本也。所以一本者，指用之於體。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珠也。指用之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本之實散於萬珠，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當其理，學者未到此地，生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恐門人曉未得。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處，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互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恕，便會有一處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

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中心為忠，是疏。如心為恕，是推。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如我心存本無一毫之於外，無彼此之心，為忠謂中心。如我所存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心，為恕謂中心。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朱子曰：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已及物，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人。是自然與不自然。○已及物，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人。見得天下之氣，寒有自然之意，思去及人，便是以己之氣寒，便賢人教以下知如此。三反五推，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自然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

乎理在學者則為怨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則為顯在地則為萬物
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
門人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子語之惟會
子為能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
子之告曾子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門人才能未達一貫故夫
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
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朱子曰忠恕名義
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
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
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是一箇忠恕處莫是但能行
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
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一貫而不知實
契此理深而行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
能

箇怨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
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子而為多學而識
之者與對曰然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
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
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
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
言之下故曰只以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
又曰夫子只以忠恕貫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此想亦
不肯說與領畧不得底人曾子踐履篤實上做到子
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曾子踐履篤實上做到子
明見得甚高却於日用間積累工夫去一貫之本魯合下
不曾見得却在後知然用積累工夫去一貫之本魯合下
子告之而不後知其父而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用全備故傳
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用全備故傳
可猶一○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
認得一人忠恕是一貫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
箇生底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
慮殊塗而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

變峯鏡氏曰。忠為論。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怒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一忠也。而聖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行。乎。忠者。非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者。無妄。怒者。所以行乎。忠者。非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也。而聖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行。乎。忠者。非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者。無妄。怒者。所以行乎。忠者。非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內外一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靜。分忠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端相為對待。而此。貫彼。脉絡相因。亦猶忠之不遠。下學忠怒而怒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怒。違道不遠。所以為怒。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怒。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怒之事也。問程子曰。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不言忠怒。而問程子曰。已及先言之。仁怒之別。且先教人識怒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正是推已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此與違道不遠。及人之仁。與推已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怒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怒。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

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已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峯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怒。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怒。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忠。怒。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怒。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怒。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以。忠。怒。為。高。虛。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之。語。精。察。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語。精。察。未。嘗。不。先。於。致。知。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

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
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
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朱子曰：見
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
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
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
心，故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則君子小人皆由
生定，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
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
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
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
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
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

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
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
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陳
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也。人情
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而然也。○新安陳氏
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
和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
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
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
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雙峯

非徒察也。○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

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

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

可貴則必辱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
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
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
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
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
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
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幾微也微諫

坊記曰微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

皆內則文下微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

要峻暴硬要闡截○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

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

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

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見志不從

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諫也

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

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

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怒不從恐觸其

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

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寧孰與孰諫

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父母怒不悅

深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

而撻他達之流血不敢疾然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

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

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總見父

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歡悅不待父

母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然起敬

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偷

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

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疎

然興起心。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怒。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反悉井曠而音問踈不惟

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

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

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

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

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范氏曰子能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孝矣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當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二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首篇此蓋複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

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商軒張氏

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於懼字旨意深切○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始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

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曰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一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旬今之不然。逮及也。行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魯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

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取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取之。

我何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規則逸於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朱子。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名。當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要檢束令入規矩。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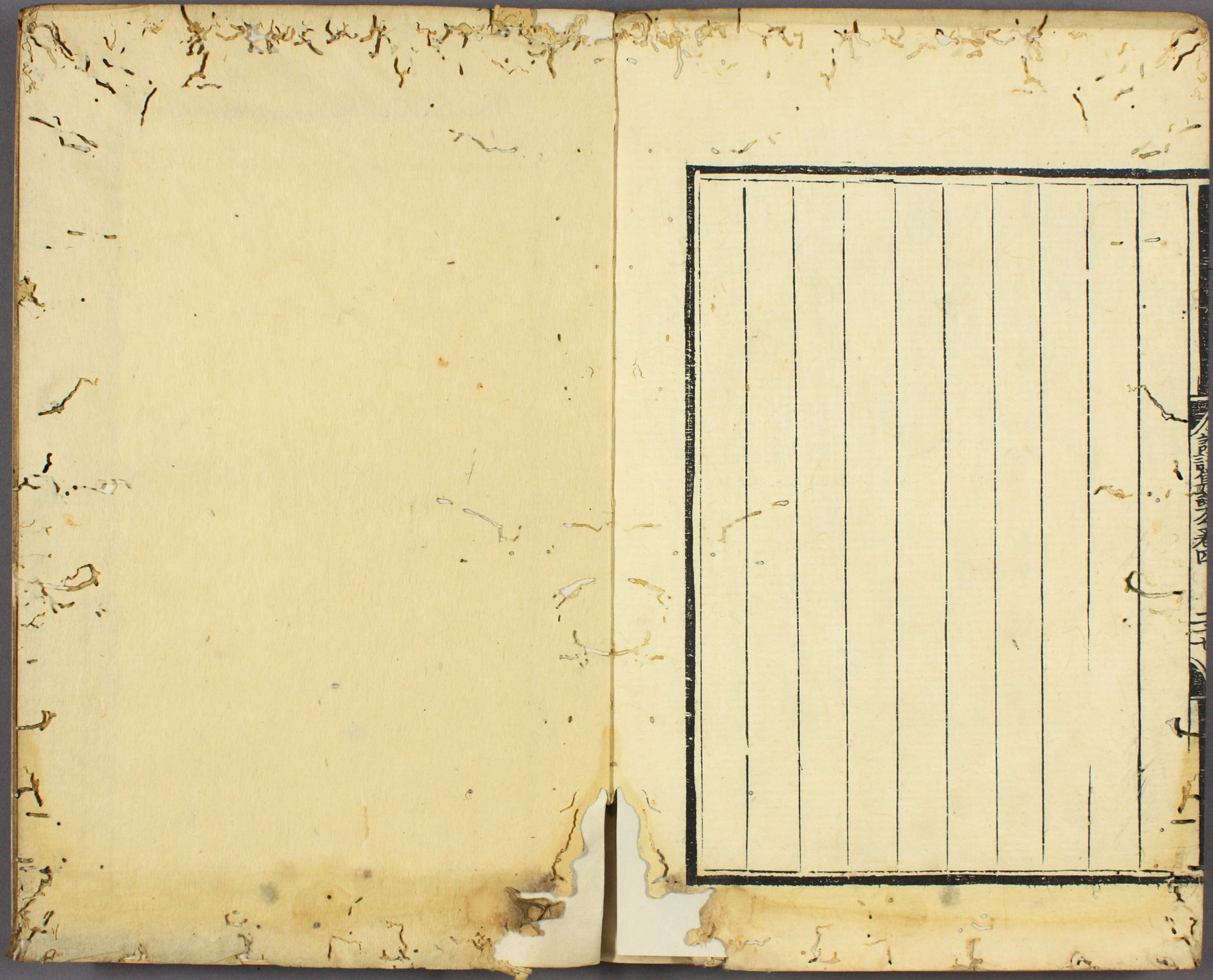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止忠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Account Book

